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

靖康中帙六十五

起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癸亥盡五日甲子

張邦昌集百官赴文德殿宣示上宋太后手書

書曰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實難邇於刀繩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自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初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

同母后國繫周朝茲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智天作之合早媲德於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於方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嘗御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繫念於綿區今一帝已遷三川方震匪仰伸於欽奉則曷副於儀型是用端誠於心涓日之吉祗復掖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示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靈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

冊寶其應干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

北道總管宣撫司統制官王淵領兵到京城下

先是王淵同劉韐出平定軍遼州路應援太原太原陷淵軍趙州金人犯（改作至）闕淵隨北道總管趙野宣撫司范訥屯於南京金人圍京師也屢犯（改作攻）南京淵遣統制韓世忠及楊進戰敗之金人北歸訥及野遣淵先詣京師至是有榜云范宣撫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淵既到屯於通津門外

天下勤王之師有至近境范訥軍屯雍邱立王淵為前

鋒

是日先遣三千騎至城下午刻開封府榜云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即遣人齎絹二十匹就門外勞之仍宣三騎以入

江淮發運判官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等統勤王之師到城下

張邦昌命范瓊以酒食等犒軍引王儀上殿面賜袍帶進官令諭子諲勤王第一功當有峻擢既退王時雍復以絹三十匹錢二十千犒王儀儀併以僞告俱詣發運司繳納

四日癸亥門下侍郎耿南仲等上表勸進於大元帥門下侍郎耿南仲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參議官耿延禧董耘高世則幹辦官楊淵王起之秦百祥隨軍轉運使梁楊祖黃潛厚都統制官楊惟忠五軍統制張俊以下將士上議勸進再拜言曰金人不道刪此二字邀去二聖鑾輿北狩天未厭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大王而誰大王聰明英勇上皇之皇嗣少帝之介弟天命已兆人心實歸應天順人宜適機會天命不可以久滯人心不可以强違萬機不可以暫曠願大

王即皇帝位以定天下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次以慰二聖南望之意然後號令天下回戈滅虜（刪此二字）以迎還二聖爲大宋中興之主天下幸甚又伏地慟哭再拜進曰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羣心惶惶大王不早爲之圖後時有悔願大王以宗廟社稷爲念速繼大統先正尊位乃議奉迎生靈延頸以望願大王幸聽俯狥羣情臣南仲率羣臣昧死上言俯伏再拜王（上）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遜不受三軍呼萬歲聲振（震）天地（下）闕動邑日光明耀在庭（廷）之臣流涕又拜悲喜交集王（上）傳旨請退羣臣乃退會諸路表至南仲等再進言曰二聖北狩大王今欲北征奉迎鑾輿此大王孝悌已足以昭假神明何舉不利天下幸甚然邦昌僭位號於京師（闕）雄睥睨事未歸一願少須之先了此一段大事然後回戈北征邦昌身爲宰輔受國厚恩豈遽忘德第恐迫不得已權宜免禍而爲之大王若早爲之計彼必拱手反正其或後時久假而不歸矣使邦昌久假而不歸則羣凶如蝟毛而起矣潛善又曰只如邦昌初豈敢便望作宰相既得作相便胡批亂判安然爲之恐遂倣此不可不慮願大王催促諸頭項人馬會合於京城下張大軍聲彼自膽落

寶位有歸苟或逆天叛理宋德在人已深卿士大夫
諸軍百姓亦不爲使大王可以不煩伐鼓（刪此字）只消
傳檄京城軍民一呼胥叛邦昌面縛以獻而歸鑾大
王大王於是北征奉璽以迎還二聖似未爲晚投機
之會間不容髮願大王早圖之楊惟忠張俊及五軍
統制將佐等亦進曰北征乃將帥事願大王卽皇帝
位見先理會張邦昌大事惟忠等身膏草野圖報大
王又會硬探鄭安回報金人四月一日盡離京城二
聖六宮盡皆北駕張邦昌僞立稱大楚皇帝京城今
繕治守禦以捍勤王之師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

則以下因又啟曰南仲等所陳屢矣獨有天人相與
之際朕兆已久未嘗畧舉願畢其說蓋聞自古帝王
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白魚潛躍武王作周赤伏顯
符光武興漢大王奉使陛辭之日皇帝賜排方玉帶
有大事聖語被受大元帥建府之命有賜袍異夢皇
帝卽位紀元曰靖康其後大王未嘗封靖也而京師
之人及四方申陳或曰靖王或曰康王迨皇帝之北
遷人始悟曰靖字從立從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
月而康王建帥紀年二字實兆今日飛出亭一牌有
連三箭之祥太上（皇）萬里有卽眞二字之兆（詔）黃河之渡

則陰未凝而凍忽合濟州之瑞則紅光見而火德符
天命彰彰著聞周之武王漢之光武何以過此大王
其可久稽天命乎其可弗順人情乎古人有言曰違
天不祥願大王亟即帝位上當天心下塞人望
批答曰醜虜改作金人肆毒殘我土地陵我京邑遷我二
帝移我神器四海罔戴顒顒延首二三大臣暨諸將
佐與夫諸路帥守以天下羣情交章勸進吾以父兄
痛心疾首未知措身之地豈敢偃然受天下歸往之
請猥當隆極免勉狥眾志以答天下之休庶以奉迎二
聖恢復中原此吾誠心天實臨之公等世受國恩同

遭厄會忠貫日月精感神明實賴遠謀共濟禍難
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磷司勳劉定禮部胡懋士乞致仕
不允
殿中侍御史黎確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差往南京勾當
公事日下出門
大元帥與諸副元帥總管宗澤趙子崧等書
遣史曰書曰初夏漸暄熱伏惟總御司徒勤勞國事臺
候多福某去歲出使賊改作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
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民兵進未及畿已承
再和之詔繼得樞府轡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

輕出（卑）但分兵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月既久刺知賊（改作敵）情不免鼓（督）率衆賢勉此前進繼聞元帥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已至呈達今聞大臣之在賊（改作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東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逆（尊）胡（改作敵）仇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戴歸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移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勳某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方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慮百官之謀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動擾軍民被害故欲押（按甲）按近城容某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幸乎察未瞻會間尚冀厚爲宗社所賴倍保臺重不宣

江淮發運司統制傅亮領兵到京城下

傅亮率兵在陳蔡間聞金人退遂至京城下

侍御史胡舜陟上張邦昌劄子乞正名位

劄子曰臣○舊校云按新安文獻志所載此劄臣作某陛下作相公以鄙陋謬當

言責而又昔蒙收錄受恩良厚輒效愚衷仰報萬一今日之言篤於愛上陛下諒臣區區必不加罪小人自爲身謀必欲置臣重辟臣亦甘受不辭臣竊覩陛下正位宏遠非出本心外廹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良不獲已總攬權綱自踐阼以來謙虛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童僕翕然稱頌皆知陛下忠義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臣人也此有以知陛下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爲已有也今大金已返其國而君臣之義安可一日而廢陛下之高明

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爲難第思奸言熒惑聰聽謂大金爲可恃謂天位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敵國勢强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陛下若奮發英斷斥去奸言使趙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狥小人之言顛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噍類陛下不得已而登大寶恐復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彼爲趙

氏而來豈有從吾號令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說服此實天下之盛福陛下卓越之殊勳萬世一時者也伏望採擇狂愚而加意焉

大元帥檄劄下諸處勸王入馬京城下會合聽候指揮不得先入

甲子幕府羣僚侍王王曰邦昌廹僭位號已累日使邦昌今日不知遜避則國人皆得而誅之使邦昌知順逆第恐金人留兵助之則如之何又憂諸道兵不知北征是圖止以討賊爲名人人爭先入城屠戮吾民以邀功利爲之惻怛乃命伯彥等草檄劄下副元帥宗澤宣撫司范訥趙野經制使翁彥國西道副總管孫昭遠東道副總管朱勝非南道副總管高公純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路帥臣范致虛鄜延路帥臣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路帥臣王倚環慶路帥臣王似知淮甯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等仰各急速部領所統人馬前來京城下會合聽候大元帥康王指揮進發奉迎一聖即不得擅發一人一騎先入京城以討賊爲名貪緣刦掠殺戮無辜致誤

國事并契勘張邦昌家屬見在淮東寄居仰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爲防守應副所須不得少致走透亦不得輒有殺害

五日甲子張邦昌迎奉元祐皇后自私第入居延福宮

○舊校云孟后先居瑤華宮火徙居延甯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邦昌僭位迎居延福宮

張叔夜迎入瑤華仙師狀曰臣昨奏以瑤華宮仙師所居方今日夕番人下城作過乞遷入城裏宮觀庶免不測之虞得旨令差官防護入延甯宮今月十八日瑤華宮仙師般入延甯宮臣選差幹當官馮子耆楊大任使臣毛建管押人兵前去沿路防護於申時入延福宮訖謹具奏知

仙師郎隆祐太后

別錄曰太后先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道名冲眞城破迎入延甯宮二月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瓦子沿燒街西延甯宮時太后急就天漢橋南遇仙店門垂簾幙以避移居觀音院西私第

靖康後錄曰元祐皇后居瑤華宮近二十餘年緣金人破城移入舊城延甯宮火自東瓦子經五樓歸私第是時太后脫身人亦不知其無恙故金人獨遺之

京師記聞曰初三日中旨令開封府差察事人遍尋元祐皇后去處聞先在延甯宮因二月間遺火燒卻

本宮歸在觀音院前孟大夫家至是迎入
馬擴在河北山寨與金人戰被執
去歲十一月馬擴奔走至西山和尚洞山寨時兩河
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保欲推馬爲首馬謂衆曰爾
山寨鄉兵皆忠義豪傑今欲見推非先正上下之分
則不可上下之分既正然後可以施號令嚴法律不
然淆亂無序安能成事衆曰惟公所命馬即前立率
衆具香案南向拜曰此遙望闕庭稟君命而立事且
假國之威靈以圖克復拜畢馬南向衆皆拜之馬曰
自此以往一號一令有敢違者正軍法與金人相拒

或一日十數戰然新集之衆兵器甲冑非良一日別
寨來言今日與虜人大戰願廉訪往視之馬往
視其陣且衆寡不敵知其必敗而其人乘銳直前果
爲虜人所卻馬私自爲計曰此曹出戰則必敗
無所歸咎萬一以我自賊中來爲疑我何以自
明莫若親與虜人戰兵刃既接可以釋其疑矣
一日與虜人戰馬單馬橫槊馳入虜陣手
殺數人潰圍而還有一虜酋敵將馳馬追馬二騎戰
於野虜騎無甲馬被傷腸悉曳
地遂仆焉馬被執送杓哥副統者字杓

哥改作碩格副統復送於眞定府韓太師韓舊識馬遂設
席與馬共坐初馬在山寨倡義也河北金人卽報斡
離不改作斡離不里雅布就京城根刷馬家屬發至軍前斡離不
改作斡里雅布以馬第三子亨祖及文榜送眞定府使括馬
家屬至是韓太師出亨祖及文榜以示馬且曰公母
妻家屬盡在二太子軍前昨晚到來可往迎之又數
日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自京師回軍至眞定馬見斡離不
改作斡里雅布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曰爾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將
何自苦若此我久知爾忠義我家國內除兩府未可
做此外爾自擇好官職爲之馬曰某世受國家爵祿
今國家患難某甯死不受好官經數日復來說馬馬
曰必不得已願求田數百畝耕而食之以終老母之
壽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許之於是馬遂得全家團聚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此卷脫落四段且次第前後多不同當依明鈔本更定增補之

癸酉二月廿五日藏園老人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校勘記

考殊迹以自明殊一作前　今二帝已遷三川大震大誤作方　揭崇號以正名崇誤作示　范訥軍是用竭誠於心竭誤作端　此屯雍邱立王淵爲前鋒此十二字已見八十九卷另作一條此疑誤簡　上當天大王孝悌之心脫之心二字　飛仙亭一牌仙誤作出　軍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心當誤作留　顒顒延首顒顒一作喁喁　若小人自爲身謀脫若字　邦昌迫僭位號城按甲誤作押按　亦不得輒有殺害殺應作虐　張叔夜請迎已累月月誤作日　東瓦子沿燒街西延甯宮東誤作裏　入瑤華仙師狀脫請字　馬單騎橫槊騎誤作馬　過仙殿殿誤作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一

靖康中帙六十六

起靖康二年四月七日丙寅盡九日戊辰

七日丙寅張邦昌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

張邦昌遣蔣師愈等致書於大元帥

邦昌遣蔣師愈程儼等齎咨目於康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冬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還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外凡使人一行

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聞宣金酋（改作人）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幷宗室近屬皆行六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朝社稷百萬生靈分爲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宮乃不燒毀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令並依元帥指揮（方）爲萬民（長）計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士大夫號慟（哭）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改作敵）執酋（改作成）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護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陷（踏）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幷莫儔俱至邦昌則訶責彥宗又對衆罵城中文武百官爲自免之計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尚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一）帝之遷唯從權且與承當此事則（即）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爲後圖豈非忠

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
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而不
能報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
之計有在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
帝之還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虜改作金騎已退道路
可通故差刑議曹之壻刪此五字改作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本府
內知下添客字蔡琳承務郎程僎齎此以明本心今則社
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
德在躬四海繫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
克家等開道齎玉寶一紐詣行在府當別貢陳初夏方
暄更乞倍保玉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
日邦昌惶恐答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幕府尋詢師
愈等所以差來之因師愈等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
李興潘景燾等未回聞有帥府探兵入城邏者得之
邦昌問來歷乃知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
大元帥答目答邦昌
答目曰構謝構答目上太宰相公閤下天降大禍不使構
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
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爲喻便欲引繩
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將士忠憤責以復仇

大義集兵數踰百萬諭使邀迎卒皆嚮應蚤夜以覬
從容浹月自謂知心故北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
大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
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覬
二聖之復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
敢承稟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鑾輿歸而上之
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
矣構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
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構雖身膏賊手受賜
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鈞候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

謝不能多及構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遣成忠郎黃
永錫齎詣邦昌投下且令觀變

邦昌遣其甥吳何齎邦昌咨目於大元帥

蔣師愈等到帥府之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之
元舅韋淵亦到齎邦昌咨目稱臣其大略言內封府
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
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悅召吳何飲以酒賜金十
梃以寵之何往日同王奉使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寨中至
是王與之敘舊不忘
宗室叔向領兵到京城

宗室敦武郎叔向領兵七千到闕屯於青城號趙大王小人初未知叔向起兵之因但聞宗室以兵至亦頗欣喜

八日丁卯邦昌賜學校之士恩各有差

監察御史馬伸狀申太宰相公速行改正

伏見逆胡（改作金人）犯順（删此二字）刦二帝北行且選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改作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捐生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虜（改作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返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改作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改作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閒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

轉禍爲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卽
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
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
正

兵馬大元帥府移檄郡邑

檄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
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致捐軀之效
昔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
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
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鎭乃肯
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
之入以爲歲幣之常乃曰渝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
詣闕遂鼓衆而乘墉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歛
兵而不下詭以通和既邀駕以出臨乃輒留駐且（刪此字）
既已降詔而割地民畏左袵而拒關（刪民畏至此七字）又
爲隙端以肆貪欲（此三字改作尋兵）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
臣皆質賊（改作敵）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或有然臣
子之心痛徹骨髓某昨奉睿旨充兵馬大元帥倡義
率衆影從響答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
天意逼逐狂虜（改作强敵）今茲已行而强抑臣寮俾僭位

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已遣發大兵糾合諸郡把扼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於後期於埽清萬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郡守縣令其統驍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柔良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姦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決非空言三辰在上實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令知悉右劄付某處先是二日雕印檄書至八日封角行下淮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司京西川陝路帥臣監司並付宣總司仰火急星夜施行

九日戊辰邦昌召侍從職事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行太宰事

書曰以身狥國蓋常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幸外兵之悉退使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求濟皇圖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尚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閒探漸已北還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元奉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

緣遣使康邸未審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誓殫樸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起帝胄以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入係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於休予亦有辭於世

回天錄曰先是呂好問在諫垣累論元祐皇后當復位號呂曰面奏回元祐皇后廢處瑤華宮當今孝治之世宜復故位上矍然曰便當出制耶奏曰昨欽聖臨朝時已復故位號崇甯再廢議者紛然蓋姑有去婦之義叔無廢嫂之理元祐皇后於陛下乃伯母也

今若尊崇不當出制但宜舉行欽聖已行之命耳先是同知樞密院孫公傅簽書樞密院張公叔夜奏瑤華宮在舊城之外賊虜（改作金兵）時時入寇（改作深入）元祐皇后所處非宜二十三日姑徙於延甯宮二年正月車駕幸青城三月二日延甯宮火元祐皇后傍徨無所歸步入相國寺前軍器少監孟忠厚家忠厚來相見呂諭之曰將來賊（改作敵）退非先還元祐皇后不可元祐皇后聽政則人知復趙氏矣忠厚惶懼曰今女眞尚猖獗（改作金師在城外）國家唯有家姑一人女眞（改作金人）知之則復取去矣望姑俟之三月末女眞（此二字改作金）軍有

去意呂即啟邦昌曰宜速尊崇元祐太后邦昌乃定議上尊號曰元祐皇太后呂曰此事發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必以予謀爲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晚孟忠厚密攜張邦昌上元祐皇后劄子來具述興復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禍故也五日元祐皇后入延福宮呂又啟張邦昌歸政故事邦昌曰以軍退未遠欲俟別日呂云時不可失至九日申未間遂召百官太后以是日入禁中始開諸城門

圍城半年至是諸門始開正當圍閉之際士民多病夜眼日中如故每至黃昏時則眼不能視物謂之夜眼或以謂城門久閉氣不宣達之故也治之之法用水調蛤粉往往一服而愈

邦昌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爲奉迎使副

權知樞密院兼領尚書省事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秉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吳幵權僉書樞密院莫傳奏乞各還舊職奉面旨依各還舊職依舊且兼權領職事

韋壽隆乞罷給事中奉面旨依舊徽猷閣待制宮祠

先是三月二十三日奉面旨文武差權事人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時諸公皆欲作眞兩府坐繡鞍重蓋喝門下中書樞密者盈道莫儔喝道者凡數百人及初八九閒事體一變自知不可僥倖乃入劄子乞免正官法帶舊職兼權於是撤繖去鞍呵從稍減人皆笑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癸酉二月二十八日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一校勘記

邦昌遣蔣師愈蔡琳程傑等（脫蔡琳二字）宗廟社稷（廟誤作朝）惟有從權（脫有字）蚤夜以覬聞人足音而跫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脫聞人至此十七字）讀之愕然失措（然誤作貽）一旦喧鬨（鬨應作鬧）考之自昔未有或然（誤作或有）多方時乂（乂誤作入）是日面奏（是誤作呂）簽書樞密張公叔夜（簽誤作僉）曰元祐皇太后四月四日聞邦昌手書乃改曰宋太后（脫四月至此十五字）權簽書樞密院莫儔（簽誤作僉）呂曰此事發端於予（脫端字）又啟邦昌歸政故事（故字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二

靖康中帙六十七

起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戊辰盡十日己巳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大宋受命之寶於帥府太后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齎書勸進於大元帥

書曰吾自處道宮垂三十載迺者都城失守二帝北遷撫事悲摧實無生意忽承中旨俾正號名退惟閒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寵數誠亦何心瀝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辟建言請權聽政顧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廷

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思宋德之實深不屬
老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黽勉期濟艱難然神器久
虛必須眞主今中外近屬唯王一人矧又忠勇英明
四方屬望人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
傳序之意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
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嬰此重負既付託得人當便
辭幾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
忠厚親承動靜並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愼保調四月
閏日母致書元帥大王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命

之寶大元帥府僚屬引克家捧寶前跪以進王王謙
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汪伯彥司之伯彥跪
捧用藏巾篋守之惟謹
耿延禧中興記曰邦昌遣謝克家及孟太母遣姪忠
厚同齎大宋之寶及太母手書勸進帥府官僚耿南
仲以下引謝克家等見南仲奉大宋之寶授上上慟
哭羣臣皆慟上跪受寶讀書訖謁者引見謝克家孟
忠厚如賓客之儀上謂延禧等曰張子誠能知禮使
其不知分而妄作吾必以兵取之所傷可勝計哉得
免吾舉兵亦可取矣初聞謝克家齎寶至或者謂邦

昌自受為楚則齎大宋寶來彼無用者耳既聞邦昌迎
太母等恭順狀上始不信上再命延禧作書諭諸道
帥令逐頭項人馬只於京城下寨聽候指揮不得發
一人一騎入城
謝克家辯事僞楚進狀云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朝請
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
旨令臣開具當時因依聞奏者臣契勘先於靖康二
年三月一日張邦昌入尚書省臣舊不識邦昌當日
方見臣便以言動之因說相公輔兩朝出使逾年終
免禍難若非忠義何以及此邦昌云自來恨未拜識

臣言相公曾察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
兵威耳金人去後能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誠如
是也臣曰當今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
見矣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後見邦昌臣說相公今
日權宜濟難須是便做個痕跡令人曉了邦昌問臣
當如何臣說將來不須入到禁中須於內東門裏閣
子中安下不須見宮人輩又勸邦昌遇有金使方著
送來衣服平日只著常服其餘並是隨衆同見至初
七日王時雍申明乞差官分管職事臣其時不肯承
當門下省人吏來參臣亦設椅請坐以示堅不承當

之意邦昌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語耶若虛著窠闕被軍前差將來人如何臣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是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以含羞忍恥者以圖大計也自後臣又累勸邦昌不可稱聖旨不可用衞士排立不可坐紫宸垂拱等殿不可改年號不可肆赦後又見欲與朝士差遣臣思得邦昌不能盡用臣言若更別用不是當人恐妨大計故臣累說今日豈是差除之時如是闕官不得已不如且用舊人臣又勸邦昌差人迎立陛下臣說康王當今合立者也當遣使道迎立之意城中便是功臣不然卽叛臣矣爲功臣爲叛臣只在此舉豈可少緩耶邦昌曰非是少緩只是兵戈如此何緣遣使去得臣說須是預先差人使軍民曉了其差人月日將來亦可驗實所以節次差謝克家等是也臣此等事未嘗與人詳說慮有自矜之嫌今旣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卽不敢隱漏謹開錄奏聞伏候敕旨

秦湛回天錄曰邦昌三月入都省是日呂好問晚見邦昌邦昌邀叔衣相見先是初聞皇城司定議呂公憂懼甚或曰呂勤與邦昌頗熟呂公問勤曰邦昌何如人勤曰舊日見渠小膽怕事特甚故呂公求閒見

便以言動之曰相公輔相兩朝人望爲允出使逾年卒免災禍若非忠義所感何以至此邦昌曰久聞盛名常恨未得拜見呂公又問虜（改作敵）中所爲邦昌曰卻時得與肅王相見昨肅王不快邦昌逐日看覷親自與他合藥幸得肅王安樂昨回來過那州城下鐵騎不滿千人忽回（向）城作一字陣城中更無人敢出中國人柔弱如此既到國相軍中差十數甲士監守夜閒雖翻身亦上床覷當呂公曰此虜（改作敵）人之情也相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今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張變色曰然呂公曰女眞言語不通皆是契丹深怨朝廷又春閒發遣燕人非理今燕人遂爲血讐反臣夷狄（删此四字）相與謀畫要去趙氏豈留餘力然康王在外他不知所在元祐皇后在內他亦不知天意亦可見豈人力能違天也相公若權宜應副粘罕（改作尼堪）之意便作還政復宗社之謀則天人皆應變禍爲福矣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望相公密其謀恐有愛利者惑亂視聽也呂公入省中再見邦昌曰相公今日權宜濟難須從初便做個痕跡使人曉了邦昌曰當如何呂公曰虜（改作敵）中送來衣服若遇虜（改作金）使方可著他時只與士大

大常服相見可也今又不可用衛士排立不可山呼又有一事相公不若只在會通門外閤子中安下不要入禁中先朝宮人不可相見如闕人使喚親戚處借一兩婦女使喚可也邦昌曰外人豈敢帶他入去呂公曰勸相公不要入到裏面恐衛士聞之憤怒也以呂公權門下省呂公堅辭不肯當邦昌曰忘省中之語耶若虛著窠闕被軍中差人柰何呂公曰乞差官以次權攝邦昌曰若二帥問因何不依次（差）官則大家都不穩便呂公思得若軍中差人來則（下添城字）內東手做事不得矣吳幵莫儔自虜（改作金）營回虜（改作金）相劉彥宗侍中言一千年後亦不得說著趙字明日虜（改作敵）中貴人十數輩至南薰門曰康王我掌股上物當以王（五）千騎取之今安在呂公對曰康王便（出使）不知所在大王貴人在國門之外尚且不知圍城之中如何得知左右勸公語言大峻或有不測呂公曰某盡心國家應有鬼神護助若事不捷用此繫腰帶子便自經也天地當鑒此心必不降禍呂公曰事急矣募人持書上大元帥謂大王所領兵若可當虜（改作敵）則俟虜（改作其）歸可邀擊以迎一聖若彼眾我寡即宜遠避若一聖不可回某於城中議定願大王自立為宗廟

社稷之計以雪。一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者臣世受國恩身家宗族皆不敢顧所以敢爲此言願大王痛察虜（改作金）人立邦昌或勸坐紫宸殿垂拱殿呂公謂邦昌曰豈眞個做乎邦昌矍然呂公語邦昌曰相公宜早遣使推戴康王城內便是功臣若先爲城外推戴策立城內便是叛臣爲功臣爲叛臣只在此舉豈可少緩耶邦昌曰非是少緩兵戈如此豈容遣使耶呂公曰但預先差人使軍民知之將來縱有別人策立亦可驗差人月日則心跡自明不然豈但相公不能自保某輩家屬豈可保耶於是

差謝克家齎傳國寶往大元帥府

大元帥府僚屬定卽位南京之議

日曆（改作記）曰戊辰幕府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集議王卽位事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前兩夕四隣郡邑初夜望濟州紅光屬天如赤鳥翔翥皆謂是火光達旦村人入城乃知非火識者謂火光乃宋火德之符亦如周武王赤烏之瑞也濟州父老軍人無慮萬計以祥光所發乃詣麾下乞王卽寶位於濟州幕府羣僚曰南京實藝祖興王應天順人之地王宜卽帝位於南京紹隆先烈於時宗室仲琮等

議昔晉安帝蒙塵西土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遷大王不當卽位只宜用晉武陵王故事稱制行事不改元幕府羣僚同難曰昔唐明皇帝遭安祿山之難車駕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拜裴冕爲御史中丞副之冕與杜鴻漸崔漪等請皇太子卽帝位其辭大略以主上狩蜀宗社神器要有所歸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皇太子始卽帝位於靈武卒能克復兩京迎上皇大駕於蜀況今日之禍二聖北遷邦昌僭僞天下惶惶有甚於天寶時大王以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入繼大統其誰不以爲宜矧皇帝命大王以兵馬大元帥睿意可見矣今天下兵馬會合不於此時蚤正位號將恐姦雄乘隙搖毒紛紛宜用唐肅宗故事推戴大王卽尊位以定天下實宗廟社稷之福羣黎百姓之幸何且稱制徒取法晉武陵王實無以利國家而安祖宗在天之靈慰二聖南望之心也延禧徐謂仲琮曰公是宗室豈不避嫌會有竄逸自虜（改作敵）寨歸者傳太上皇聖語康王可便卽皇帝位又衣裏蠟封方二寸許親筆二字曰卽眞益昭天命之符二聖相授之至意仲琮等議遂屈於是勸卽帝位南京之議定

矣尅擇官王符選擇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呈
稟王慨歎可之
中興記曰是時議上卽位於濟州或南都未定濟州
父老軍人數萬詣轅門乞卽位於濟州羣臣議卽位
於南都便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琮等數人議不
當卽位當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誥四方南仲
延禧世則曰二聖北狩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君之
子皇帝之弟唯上一人已建大元帥統天下兵不於
此時正位號以定天下天下無所統一將生亂稱制
不改元那可久必卽大位而後天下定況有自虜改作

敵寨歸者道上皇語云可告康王卽大位爲宗廟社
稷計若卽位乃道君之心宗廟社稷之福也何淡衣
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姦雄之謀乎仲琮議屈遂定
卽帝位於南都
十日己巳張邦昌避位
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舊開封尹竊慮亦合卻還大
理卿職事可依舊權開封尹見權執政並免簽書舊
職孫瑾許綏並致仕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侍郎唐
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盧襄權兵侍六人乞
還舊任

盧襄去冬以侍郎乞宮祠沈晦時爲給事中吳幵莫儔至此尤爲恐懼蓋當時爲虜改作金人驅使出入傳道指揮如僕隸日遭詬罵至於持廢立文字推册邦昌皆涉此二人今知去住不得乃辭免

趙子崧繳張邦昌與翁彥國書狀

據經制使翁徽猷申今月初十日午時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健奉議郎陳戩至彥國軍前齎到張邦昌書一本實封印記除已繳連齎申大元帥大王行府外今錄白到一本連黏在前申當司者右件錄白到張邦昌書一本連黏在前今月初十日卯時據

太康縣申開封府差人送到四月二日黃紙手本一道全是登極赦意某即時行下太康縣不得行出及遍下諸路不得施行惟聽大元帥行府之命至當日未時據太康縣申准知太康縣事大夫引爲據進奏院申准開封府指揮拘收初七日弓手丁進葛政齎去尚書禮部頒降到黃紙上印手本立便火急令差去人申繳前來以憑繳納不管誤事縣司除已收元降手本繳送去急申乞照會某竊惟兵事貴速幾不可失事久生變雖悔何及子崧與翁彥國已差翁挺呂翊中奉狀詣府伏望大元帥大王俯狥勸請速正

位號以繫天下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子崧等除已一面
進師城外以聽王旨外伏候王旨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二校勘記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大宋受命之寶於帥府此十七字應另一行在四月某日母致書元帥大王後此係誤簡 及孟太母太母誤作大母下同 若更別用不是舊人舊誤作當 忽向城中作一字陣向誤作回 他時只與士大夫常服相見可也大夫誤作大大 因何不依次差官脫差字 則內裏束手脫裏字 當以五千騎取之五誤作王 康王便不知所在一作康王出使不知所在 幷免簽書舊職簽誤作僉 六人乞還舊任任應作職 盧襄去冬至乃辭免此段應接上條誤作另行 全是道登極赦意脫道字 黃紙手書手書誤作手本下同 請速正位號脫號字 以聽王指揮外指揮誤作旨

靖康中帙六十八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庚午盡十四日癸酉

十一日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

張邦昌以太宰退處入內東門資善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歸兩府幕次邦昌僭位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不稱聖旨不稱御除禁中諸門用鎖題曰邦昌謹封凡曉示文字不稱詔命番使入朝則正坐常朝則偏坐百官入朝以平交禮相見稱名稱諸公其

中未可知也惟王時雍王紹王及之者附會以眞主事之幸災樂禍略無畏於天地神靈此曹佐之安得忠義邦昌肆赦蔡州不行諸道勤王兵皆受康王節制邦昌知人心不與不能自立乃收所下赦書出居東省迎孟后垂簾聽政自稱大宰總百揆欲襲曹司馬故事入朝不趨謁拜不名未幾聞外兵頓劉城下而諸道勤王將文檄輻輳問罪邦昌惶懼乃議往迎康王先遣人至南京勸進王時雍數勸邦昌自爲之計謂曰騎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矣宜熟慮之徐秉哲亦固贊邦昌不從乃止

太母下手詔播告天下

詔曰○舊校云此詔汪藻撰見浮溪集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禍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扶九廟之傾危救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忍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所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狥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尼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回天錄曰呂公好問建言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詞

十二日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

宗澤謝大元帥書狀

書曰伏聞大王仁慈頒賜教翰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再四涕泗橫臆仰認眷私責任之重但恐疲茶雖自瀝竭路遠言輕不能感動有誤大事罪不可逃澤伏見姦臣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挾孟后以令天下仍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簒亂蹤跡無可疑者今或悔懼有出權宜之語耳且人臣豈有張紅繖服赭袍居正殿者自古姦

臣初未嘗不謙遜退避中藏禍心不測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一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猶豫不斷澤衰老痛切忠義之極不免縷縷敷陳乞賜哀亮早定民志使天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願大王速圖之

別幅曰并承親誨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近有尚書省劄子於鄆濟閒尋訪大王事此乃出自賊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印記盡爲賊改作敵攜去兼驅行吏故作行遣惑亂天下何桀等亦在賊改作敵中澤近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已令當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爲隄備去訖伏乞照察

趙子崧謝大元帥賜書狀

子崧今月二十日伏蒙大元帥大王特屈威尊遣使賜書仍加親筆以示眷存某一介遠外非所宜得再拜伏讀感激涕零恭惟大王孝弟通於神明忠勇聞於中外遭國大難義不戴天屈己逮下諄復以諭將帥直欲埽蕩腥膻改作兵氛迎還鑾輅號令明白曲盡事幾況在臣子其敢愛死子崧見已進軍入京畿太康

縣與翁彥國犄角入援外今日據探報因子崧等所
遣前軍既次到都城張邦昌即有懼意已貶號冢宰
易紫袍欲再議元祐皇后尊禮先差謝克家再差馮
澥李回詣行府迎請定十二日寅時行某竊謂幾事
貴速久則變生天命未改人情效順不假大橫之卜
自膺神器之歸伏望斷以不疑俯狥羣情速正位號
以慰都人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則於迎奉二聖指日
可待子崧已差翁挺呂翊中齎狀前去外子崧無任
祈懇激切之至

十三日壬申范瓊揭榜金人尚留滑州

是時四方勤王之師徑有到闕者道路漸通百姓漸
有出城者范瓊乃揭榜云據探報金人尚有後軍埽
地軍留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百姓已知
金人悉渡河河南無警而瓊乃揭榜以惑民民皆罵
之

宗澤具狀申大元帥府乞行五事

宗澤具狀申大元帥府乞即寶位以安天下并具劄
子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億萬世今方二
百年豈謂賊虜（改作敵人）橫肆邀迎一帝與諸王渡河北
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繫其望者惟在大元帥府

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刪彼之至此十字）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而大亂宗廟社稷亦從而傾危二帝二后諸王無貪（刪此字）緣而回賊勢愈熾亦無貪緣而亡（刪賊勢至此十字）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如何可謂之道澤謂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爭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侈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世莫能知莫能行者由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侈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有言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元帥大王於應酬問答之間以茲五事卜之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澤之血誠痛切每思趙家本嗣無疆大歷服今勢孤危岌業如是澤願大元帥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自安宗廟社稷自寧二帝二后諸王自回賊虜雖熾自勦絕殄滅（刪賊虜至此九字）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罷散乾龍節 刪此五字

差御史一員往西京視陵寢

曹輔往元帥軍前分析礬書

十四日癸酉開封府以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劄子揭榜曉示

榜示曰準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劄子書幕府領兵勤王已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講和及得曹樞密等書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分屯人馬近畿以示逼逐復據探報事車駕屢幸彼寨恐有姦謀即又傳檄河東河北激勵軍民以兵邀迎於前促勤王之師追襲於後莫不響應今聞虜（兵改作敵）衆既行未知一聖所在臣子之心痛淪骨髓呼天叩地隕絶無所雖有探報未審虛實仰開封府詳此連（東）開具兵馬離城盡與未盡一聖車駕還與不還仍曉諭來前初王漸聞（都人當府領兵邀迎追請次第必安衆之具狀前）帝北狩金人退兵也嘗泣謂幕屬諸將欲身先士卒追之諸將以大王玉體即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此將臣之職）會宗澤申虜（改作敵）騎渡絶已使人焚河橋訖於是乃下檄兩河諸將及山東河北義兵河北列城邀擊迎還一聖又劄付開封府開封府承帥府劄子乃揭榜曉示

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信知江州胡唐世知無爲軍闕知南外宗正事勸進狀

具位右某等竊以祖宗承五代之後削平僭亂混一區宇有天下一百六十八年斯民不知兵革恩德之所涵育甚厚綱紀之所維持甚嚴艱難創造基業垂休萬世政和間姦臣用事急切任私爲謀不臧實使通乎遐虜（刪實使至此六字）以禍貽（改作貽禍）於國家金人貪殘（刪此二字）敗盟犯闕（改作稱兵）者再皇帝念社稷之至重憫生靈之無辜結以至信遺以厚幣雖車服稱號之尊無所顧惜而虜性凶傲敢違天理（刪虜性至此八字添乃字）乘隙登陴歛兵任詐求欲無厭忘德造釁（刪求欲至此八字）遂邀乘輿出臨屯壘謬事和好疑阻大兵日月既久恣行不道又刦我太上皇與后妃太子諸王近臣脅持北行使我宗社失守生靈無依乃抑逼大臣俾僭位號四海憤痛泣血交訴某等忝綴屬籍身丁艱危痛念國家隕心碎首伏見兵馬大元帥大王以帝室懿親爲國良翰而忠孝英武超冠古今方虜（刪此字）圍城之初毅然請行單騎出見威聲凜著醜衆屈服（刪此四字）繼聚兵河朔不日而及百萬肆膺睿旨以大元帥之重節制海內盛德茂勳注人耳目今日一聖既行羣心恟

恢宗社所繫惟大王是賴伏望大王念天下之至大
察事機之至危權聽國事以安中外任賢使能信賞
必罰蒐卒豐財以謀大舉庶幾皇天悔禍鑾輿反正
使神人永有依歸天下幸甚某等迫切之情意符庶
姓謹具狀詣行府披告伏望王慈早賜施行謹狀

批答

逆虜犯順改作金人恃強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函
關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一聖在
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致播遷涕淚橫流心肝糜
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實不遑
處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
事之任難狥衆情添所請二字難議施行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趙子崧勸第一狀

子崧近累具狀申稟必蒙洞察子崧近得探報人節
次所說及趙扆陳興傅亮等申皆云放水滿城南閘
中忽閉陳州門兩日必是深拒官軍又取傅亮軍數
雖是支口食亦恐來探虛實子崧仰惟大王擁兵在
外適遭大變天意人心自然推戴不必多端內有逆
臣外有强敵四方有大賊若猶豫不決大事去矣子
崧未聞大王移府近京曉夕震懼不如無生伏思一

帝臨御正緣羣下議論不一畏怯者失事幾導諛者
昧先見直至禍成猶生異論今日切在痛懲斷不可
疑日下移軍告諭城中定以某日入謁宗廟其謙遜
之禮俟至城下行之未晚更緩數日必有變生蓋時
雍儔秉哲幷瓊皆堅於從逆恐生後悔四海無主天
下唯知大王若不乘機速進早賜正位大恥不刷大
器無歸危亡可立而待非子崧誰肯布露腹心忘鈇
鉞之誅如此其切乎泣血拊膺不勝祈懇取旨
小帖子子崧竊謂此舉謙遜退避不得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姦臣萬一翻覆用兵亦
難竊望日下移府入京疾雷不及掩耳人心自定伏
望王慈深察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癸酉清明入山掃墓宿清水院陰雨連日不得展事

校書遣日而已　十二日藏園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三校勘記

皆此曹佐之（脫皆字）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同一作存）仰諗

眷私（諗誤作認）今或悔懼有出權宜之語耳（一作今誨諭有或出權宜之語）

并承親誨筆之紙尾（誨應作訓）今勢孤危岌業如是

（業誤作業）當府領兵勤王（當誤作幕）仰開封府詳速開具兵

馬盡與未盡（速誤作連）仍曉諭前來（誤作來前）艱難創造基

業（一作艱難創基）某等迫切之情意符百姓（意符應作義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四

靖康中帙六十九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甲戌盡二十日己卯

十五日甲戌兵馬大元帥府劄子

劄曰金賊（改作人）邀請（刪此字）帝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契勘金賊（改作人）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相張邦昌僭稱僞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避所有三月八日已後稱中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有闕官即開具狀申以憑差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姦詐僞冒

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大元帥府以顏岐充大元帥府參議滕康周望爲王府記室

李綱傳檄京師

檄云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荆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開封府散榜曉諭

趙子崧勸進第二狀

子崧十二日十四日皆具稟情迫言切上瀆王聽必蒙賜察子崧再三思之大王尚未離濟必欲謙遜持重則姦詭之計一日萬變不可少失機會兼兩歲用兵人情只思安定若萬一變生不測（舊校云別本作不如初意）又生一秦何可禦也一帝危辱正坐謀者不臧依違失斷玩視幾變一日禍發四顧不知所出今大王處多故之際天心助順逆人自歸以大軍壓之故未敢變若稍遲疑是天與不取也伏望大王深以社稷爲念俯採芻蕘之言速賜進府至京城一舉而定某日決可到城恐城中以計誘致卻散大軍未敢委兵趨行府況奔走勸進皆希功倖賞無持操之士某實恥之專以大兵壓城以待鸞旂不勝祈懇誠切之至

孫覿爲宰執等乞大元帥聽政狀

右某伏聞金賊（改作犯順，刪此二字）侵逼郊畿。太上皇帝
皇帝陛下二聖蒙塵賊臣僭號中外臣子罔不痛心
元帥大王德望在人勳業盛大躬總戎律王室所憑
方今道路不通威令阻隔百姓歸命兆民係心伏望
大王傳令四方總決庶務上體二聖屬望之意下答
黎庶歸仰之情指揮將臣征伐醜虜（刪此四字）收復京邑
奉迎乘輿某等情迫於中憂憤所激（及）謹具狀令修武
郎王倚秉義郎趙子顯（子）奔詣行府申聞某等不勝惶
懼激切虔祈懇禱之至
十六日乙亥差路允迪范宗尹充奉迎使副請車駕進
發
并差內侍省御藥扶持官閤門皇城司帶衛士班直
供帳御府御輦逍遙車（子）及下禮部太常討論車駕至
京奉迎禮儀
南外宗正等勸進第二狀
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并隨行官吏朝奉大夫權應天
少尹叔近等具狀披告乞兵馬大元帥大王權聽國
政事續奉答語（所請）難徇（窮）眾情竊議施行某等難以逆虜
犯關（闕）（改作都城被圍）之後道路隔絕於今半年而二聖播遷
宗社無守恭惟大王至親且賢功蓋天下羣心所歸

實在今日儻蒙俯從衆庶以安宗社少紓中外憂憤之情則訓民練兵邀迎可期若徒欲履正守節而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非海內所望於大王也某等迫切之誠實不能已謹具狀披告兵馬大元帥大王伏乞王慈早賜允許行謹狀

批答

禮備大經存而可考國有常典實不敢踰屬王室之艱難當元帥之寄委逆胡（改作强隣）肆暴神器至危惟早墜之是思雖省愆而何補薦聞誠懇祇益兢慙念父兄方冒於煙塵不遑甯處顧臣子輒從於國事豈所當然知（今）國璽之來辭已藏於守者覬鑾輿之復誓必遂於忠心所請難議施行靖康二年四月十六日

十七日丙子南外宗正等勸進第三狀

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叔近等兩具狀乞兵馬大元帥大王權聽國事復奉答語所請難議施行者某等竊以國家輻（福）員萬里承平百年尊君親上之義遠（邇）近無二伏（狀）自虜再犯順（改作京城）四方不聞詔令（闕）今者凡六易月彼既講和將謂（退）京師人人延跂以聆德音今二聖既行京邑空虛道路相傳莫不撫心號泣誓必邀迎然宗廟社稷不可一日不享臣民萬物不可一日

不治政教號令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凡此非大王誰可爲者大王爲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則親孰親於大王王於大邦兼臨兩鎮又以大元帥之重統天下之兵則貴孰貴於大王聰明仁信溫恭勤儉風動海內而忠孝特立亘古所未嘗有則德孰盛於大王克敵制勝慮無遺策狂虜（改作敵焰）雖熾畏威而不敢逞則功孰高於大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而鑾輿蒙塵警蹕滋遠神器蕩然人人憂疑則今日之於大王（任孰重）億兆同辭請大王權聽國事乃天人之心大王尚可辭乎大王俯順衆情則國家之綱紀復正德澤復流政事復修刑威復振內可以防未萌之姦外可以羈不制之虜（改作敵）奉迎一聖可以如天之志矣時不可違機不可失宗社再安在此一舉惟大王深察而熟慮之則天下幸甚某等不勝俟望激切俟命之至謹三具狀披告伏乞王慈早賜允許施行謹狀

批答

國步艱難金寇猖獗（刪此四字）鑾輿播越詔令不下無所稟承遐邇之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權（動正）必主於一故連日之請乃至乎三雖輿情難以輒違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徧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躬謁宗廟

若鑾輿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茲意無復
重陳
開封府揭榜曉示种深文狀
開封府揭榜云傳遞京兆府安撫使劄子據從議郎
秦鳳路經略使司准備將領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
王种深狀申契勘准秦鳳路都總管司劄子及西道
都總管司牒差統制秦鳳路奇兵軍兵前去勤王深
伏念在熙秦守官幾二十年漢番人情委是諳熟今
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删此三字）及諸國首領等爲金人
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等（删官家至此八字）情願自備

人馬衣甲口食前去厮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其咀
咀國亦使忽令族首領結通嗢（温）來傳送言語要自夏
國出來皆（經）由河東前去會間撥遣去訖契勘前項諸
首領亦爲深在熙秦累年管當茶場日近相見人情
遠邇大段習熟今來逐人爲見深乞前去勤王各自
情願自備甲馬口食隨深前去委是赤心忠義兼人
馬驍銳强壯深已指揮各人首領統押分數路前去
破敵及已差撥得力使臣多齎金帛前去激賞上項
首領令取便路兼程起發行前來京師會合伏乞指
揮施行

小帖子契勘深一行軍馬經過縣鎮民居往往以錢糧犒賞父老多稱前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

胡舜陟劄子乞下詔播告四方

臣伏見都城圍閉以來號令不及於四方凡半年有餘矣民間固已驚疑復因破城之後將士踰城而出者刦掠州縣自守一方西京河北爲之大擾又外路聞一聖北轅皆謂中國無主深慮姦雄竊發有害吾民今已遣使奉迎康王卽位當有大霈膏澤天下則變亂自消然臣見尚書省劄子排辦儀衞置造輿輦尚未了畢旬日之間外有變故安可不慮今陛下臨朝聽政臣愚以謂宜先下詔播告四方使天下曉然知中國有主康王卽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以慰海隅元元之望實宗廟之福不然臣恐詔書稽緩變故橫生四海干戈鼎沸雲擾都城孤立爲患非輕取進止

趙子崧繳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狀

據戶部員外郎李健等申見到太康縣候所申文字報事須議指揮右勘會金人大軍四月初二日起發前去次日卽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盡三人同

往京東路州採問元帥大王行府所至密行具覆去後初五日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僎同王府內知客蔡琳等齎手劄文字前去初七日又差吏部侍郎謝克家同勾當軍頭引見司韋淵直秘閣吳何齎玉寶詣行在初十日差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充奉迎使副齎文武百僚張邦昌以下勸進表章并元祐皇后手書前去兼今月初一日爲奉迎康王未至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於十一日吉辰皇后入居禁中就內東門殿垂簾聽政三省樞密院官日赴奏事兼大元帥康王行府

已差到使臣黃永錫同恩等於本月十四日又齎回三省樞密院奏狀乞早整鑾輅(歸去)衞清宮闕訖右劄付戶部李郎中等照會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押今月十六日午時據李健等備申到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取到元(眞)本繳申在前右子崧等節次具狀劄申乞早定大計號令四方自失(事)機會悔不可及今來又據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稱初十日已差左丞馮澥等充奉迎使副齎文武百僚張邦昌已下勸進表章并元祐皇后手書前去契勘京師事體既已反正唯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靈遲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

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
位軍中便圖遷徙某愚慮深爲不然今禍變非常姦
僞未戢欲致中興當謹舉措理宜先入京師謁宗廟
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
徐議所向今逡巡猶豫日復一日深恐有誤大計兼
母后雖已稱制未肯便出號令四方之遠不知僭僞
反正之因士民憂疑姦宄窺伺若更遲留旦暮之間
必致別召禍亂伏望詳酌前後所申斷以不疑早賜
聽納以慰天人之望
小帖子崧等前申乞移軍南京當時虜改作敵騎未退

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虜
掠發掘邱墓人心胥怨今又兩軍時有忿爭萬一行
府入南京趙范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傕之變
伏乞王慈開納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
范瓊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四壁都巡檢使
范瓊進加軍職以京城圍閉彈壓之功也汪長源亦
除閤門宣贊舍人管幹軍頭引見司使臣各轉一官
十八日丁丑開封府揭榜曉示副元帥公文
開封府揭榜曉示准兵馬副元帥公文當府統率軍
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遣諸處人馬追襲掩

截金人仍令隨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開道速走使臣等徧督河北河東路諸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絕橋梁把隘攔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后妃期還宮闕與三軍將校臣子死節誓報國恩亦先檄下大明府路催諸處人馬將士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契勘自去年十一月後金人登城按甲不動假信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四方蹤跡差誤致使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以遂賊（改作其）計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至啟行外

方知覺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日月慘狄（改作金人）禍我中國乃至（及）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怨生隙流毒貽患是至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祐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大（待）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又見大宋之恩德甚深靡（豈）有窮已（也）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於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甯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議盟以俟賊（改作）敵（吉）退俯為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已落賊（改作）敵計蒼

天柰何自是康王聞此淚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勸勉曾若莫聞便欲躍馬自奮手格逆虜改作敵人以雪父兄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皆許充賞期於力救駕回以慰中外故未能歸期於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日久顧望必興念祖宗積累之厚遽遭金胡作孽刪此四字改作禍變致二帝遷播惟康王爲社稷宗廟之所賴竝成大功禔福天下當所駐兵距都城已近須至公移慰撫都人者

元祐皇后遣馮澥李回齎書來勸進

左丞李回右丞馮澥至濟州以元祐皇后聖旨齎書勸進曰吾以薄德罹此多難雖救時敢愛於髮膚而昧道若臨於淵水顧邦基之所賴繄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軺往馳書牘蓋上天之眷顧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長嬴之屆序宜祉福之具膺竝來御於法宮以誕揚於丕號羣情攸屬遐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戊寅御封太常少卿汪藻撰書送御史臺看詳如得允當仰申三省施行

當日胡舜陟等奉准御封降到手書看詳極爲允當

伏乞早賜施行百官凡三拜表勸進詔張澂措置排
辦行在所至程頓事務
有旨奉先普安兩院皇子帝姬攢堂爲虜改作金人發掘
速差官繕治
宗室叔向駙即青城置招募救駕義兵所
又分遣使揭黃旗入城召募應募者多游惰之人
大元帥府擺布駐劄人馬
議定以庚寅起發濟州是日幕府劄下宣總司於宛
亭駐劄趙子崧於東明駐劄宗澤所部領一行幷權
邦彥閻邱陞姚鵬等人馬分擺於長垣衛城南華駐

劄防把候大元帥人馬起發仰至二十四日次第前
進至拱州南京以來次第下寨其餘孔彥威劉浩丁
順張換王澈等並別聽指揮
東道副總管朱勝非領兵來衛進謁於濟州
日歷改作紀曰先是勝非權知南京邦昌差使臣齎一
書至勝非勝非送使臣下獄以邦昌書繳申大元帥
府隨即以兵來衛王見而嘉其忠
二十日己卯趙子崧第三狀勸進
子崧恭奉四月十四日王旨令諸頭項人兵不得亂
近傍城門驚動人民等事子崧自發前軍即以如此

約束今來遵從嚴命再行戒諭諸軍甚戢近城及城內百姓悉皆安堵無虞但都人士庶未知大王還闕之期日夕焚香泣望子崧竊謂大體一正防秋甚近合措置事正復不少今內外束手日復一日坐以廢事甚可畏也又況盜賊充斥人民失所日俟恩霈庶幾安業且使四方萬里之遠咸知神器有主人皆退聽伏望大王俯狥羣情仰慰一聖付託之意戒有司整飾鑾輿即日還闕或狩南都亟下德音大宥羣生天下幸甚儻或遲疑變生不測子崧亦不知稅駕之所矣唐突王聽死有餘罪

小帖子訪聞荊南眞州海州嚴州黃州蔡光之間有大賊而嚴州尤猖獗惟大霈一出則不勞兵革自然消弭禍變伏乞深賜體察

先遣觀察使臣黃永錫回

使臣成忠郎黃永錫先奉兵馬大元帥康王丙寅手書詣張邦昌觀變還具言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太母垂簾遣馮澥李回奉詔書前來勸進邦昌已出還內東府京師見將大元帥檄書雕印出賣內外傳報軍民驩呼以望迎立康王王曰宗廟社稷幸弗毀滅不穀願蹈節死義以雪大恥爾豈敢偃然而當大事

耶

五軍將士呈稟取二十一日擺拽人馬護衛入南京

兵馬大元帥府契勘二十日五軍將士保護兵馬大

元帥康王入南京令將軍率領諸項人馬各路將校

著將軍開府督視鋒利器械刀仗鮮明儀從及將所

屬兵卒步馬弓弩等項俱整點擺拽辛彥宗依舊充

先鋒統制丁順充先鋒副統制祁超依舊充前軍統

制王澈充前軍副統制張瓊依舊充左軍統制孔彥

威充左軍副統制張俊依舊充中軍統制劉浩中軍

副統制華實依舊充後軍統制張暎充後軍副統制

後收楊惟忠依舊都統制右具呈稟奉王旨依此行

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月十三日校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四校勘記

無特操之士特誤作持 難議施行難誤作竊 某等竊以逆虜犯闕之後竊誤作難闕誤作關 儻蒙俯從衆言言誤作庶 茲國璽之來茲誤作知 四方不聞詔令今者凡六易月今字衍 謂天下之權必主於一主一作正 累年管勾茶場日逐相見勾誤作當逐誤作近 故未忍歸朝忍誤作能朝誤作期下於字衍 皇子帝姬櫟堂櫟誤作攬 議定以庚寅起發濟州此九字應接上條作另行連下誤 擺拽人馬護衛兵馬大元帥入南京脫兵馬大元帥五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五

靖康中帙七十

起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庚辰盡二十八日丁亥

二十一日庚辰大元帥行府發濟州

汪伯彥日曆（改作紀）曰二十一日五更初發先鋒次發前軍次發左軍次發右軍辨色發中軍發訖請大元帥康王上馬幕府羣僚次第上馬尾銜以進次發後軍次發朱勝非人兵次收後晚宿新興店王至是神意喜悅問地名曰新興店伯彥嘗聞太平興國中北

戎寇邊太宗皇帝幸大名親征方渡河有謁於馬首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不旋踵果有北戎之捷今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繼前人之美與夫邑號柏人里名勝母者異矣王善其說是日鄜延帥臣張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取小路徑赴大元帥府會合光世躬執櫜鞬望馬足遙拜王命而前問勞訖差光世充兵馬大元帥都提舉五軍

遣史曰王發濟州王在濟州也陝西勤王之兵惟劉光世到元帥府先是劉光世淮上間道遣使臣齎蠟封處分指揮云虜騎犯（改作金兵圍）京師仰劉光世多選馬軍赴闕是時光世以馬軍都虞候爲鄜延路兵馬鈐轄請於帥臣張深授步騎三千光世請益兵不從既行中途值制置司統制杜常還歸具言京城失守制置使錢蓋已將軍馬分屯時潰兵所在焚刦聚而爲寇道路梗塞唐鄧以北皆無官守兵糧告絕光世乃與將官喬仲福等議見永興帥臣范致虛已傳檄諸帥會兵陝郊會承上御札遣使臣黃深宣諭六路大略云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朕已出郊親見二元帥和議已定宜止天下勤王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

衆且速圖進發京西諸處潰兵踵至傳聞京師之事不一衆心惶惑光世矯以蕃官山陜來自京闕乃云二聖潰圍南幸矣乃選使臣葛宗齎封密奏往荆襄江浙乃統所部由虢略入太和谷南趨張深亦改途同行至汝州魯山縣聞致虛進兵千秋嶺爲金人所邀王師失利光世招集散亡而本部餘丁相繼俱來兵始及萬數軍勢漸壯俄傳金人已立張邦昌卽僞位張深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衆莫敢應往往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張景等將漢番弓箭手一百人騎夜半齎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罔測光世密諭之曰側聞康王領大元帥衆兵京東汝等當詣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回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鎮遇默景得元帥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統兵馬速赴大元帥府一云仰張深將所部回興仁府只於本府駐劄及差使。舊校云別本有臣字劉宗偕來深得劄子失聲惶懼光世卽辭深去以所部兵至濟州時王師無有至者王大喜自是委以心腹彈壓諸軍王發濟州光世從衛

發書樞密院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諫議大夫范宗

尹奉元祐皇后詔來趣王進發迎謁道左

大元帥府參議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榜曉諭都城士庶

大元帥參議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至近城竊惟趙氏德澤浹於民心主上仁聖節儉天下欣戴獨以姦臣誤國再致戎賊犯闕（刪此四字）禍變曠古未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天下臣子悲憤痛切肝心糜潰況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於康王蓋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元帥宗澤領騎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提兵入援以圖興復升壇歃血盟於三軍千萬人惟一心誓死赴難今宰臣身乞反正大將等上下和協奉母后寶書遣使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今賊（改作敵）退卻請車駕。（舊校云別本作當金人卻請車駕）及從來權宜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居息心無生疑惑以待恩撫須至曉諭

趙子崧諭張邦昌書

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直學士朝請郎知淮甯府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

謹致書大觀文相公張公閤下子崧聞人臣委質事人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也議者籍籍謂閤下使虜（改作敵）踰年日與異類（改作金人）處坐視謀吾之國不能效寸長京城一破陰遣人奉召兼程已至賊（改作敵）營復坐視謀吾之君而不能以死爭其刦請傾危之計閤下或與聞之不然何虜（改作金）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與閤下蓋必有定論矣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天下將以此責閤下子崧亦疑是說自聞入居禁中躬受虜冊（改作冊命）即集大軍設壇歃血專意討逆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心踴躍奮迅欲得

閤下而甘心焉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責以再造況子崧猥在屬籍義兼臣子今祖宗之後係累以去者殆盡如子崧輩偶存若不輔大元帥以圖興復天地祖宗實臨之翁中丞忠義誠懇言發涕流必欲共奬王室今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也忽九日李健陳戩持書至翁中丞有反正之意羣情猶疑惑引馮瀛王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閤下爲斯舉也前所述者諒非閤下本心出於迫脅無疑閤下少年登科致位宰相必知義命之大戒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而況其

下者乎閤下前日迫於虜改作敵威欲保宗廟全都城不得已而從之今虜改作敵既遠去卽有所避而歸之正以成前功豈不本末明白哉。舊校云歸本云豈不一舉大明閤下心跡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以示於軍中哀鳴以請於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閤下前日權以濟事而實不忘吾宋也予崧等亦當按兵城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予崧等所能專也閤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子身將五十必不肯爲覆族之計或謂閤下親屬便當殄滅況城中萬姓皆死則張氏何卹哉尤而效之大元帥必不忍爲本道已申行府委所在優加覆護亦知夫轉禍爲福幾不容喘閤下其深思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書不能文幸察薄暑惟加愼眠食毋爲空言以受實禍不宣

又與王時雍等書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學士朝請郎知淮甯府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奉書樞密王公門下呂公中書徐公左丞馮公右丞李公樞密吳公樞密莫公初夏薄暑伏惟台候萬福金戎改作人犯闕刪此二字侵侮暴虐刪此二字

振古未聞痛激肝心不能自存子崧蒙國厚恩親覩斯變誓當以死赴難甯守孤壘四隣皆陷千里一空衝突攻圍乍合乍散者常數萬騎無日不至獨以赤心堅壁五月虜（改作敵）亦計窮而去自三月十日詳聞大變即連趣翁公大漕與諸路大軍到此節次遣發入援設壇盟衆有死無二三軍之士悲憤感泣勇不可遏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仍參幕府再造之功責在僕等子崧義兼臣子職當總帥誠難昧已故以由衷奉曉諸公或世家舊族或文儒致身或久廢而起或不次而用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

之義強顏忍恥坐視傾覆方且自謂佐命此與唐六臣何異而尚未知轉禍爲福可乎自古舉事但問逆順不計彊弱方金賊（改作人）登城諸公喪膽亡魂手持聖天子付之不能還又手持符璽再拜與人而不能死今乃偃然據宮闕出號令文致姦言鼓惑衆聽亦何所恃哉以逆節抗大順以羣書生當王師可深憫也區區猶藉能存都城生齒爲說不知坐致二聖陷虜（改作北遷）將誰罪邪諸公平日所學所言自謂過人今日行事又何其戾也相與亡人之國稽首僞朝居之不疑魚游沸鼎燕巢危幕公不自思耳前日畏死而

爲之不知今日果有生路否乎子崧節制大軍又檄陝西南京諸道之帥四集城下志在清宮以獎王室諸公其自爲計毋忽聞張公頗有反正之意殆天誘其衷若能幡然改圖釋位自貶奉大元帥以繫人心迎還二聖以雪大恥則脅迫之罪尚可全貸而諸公之功與迷而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勳惟識事稔知禍福者能之今有望於諸公也儻欲爲源休亦請自擇言念平昔敢布腹心希示的報軍務方繁不及遍作書幸察不宣

二十二日辛巳大元帥至單州

大元帥至單州知軍州事王暎來迎何志同趙子崧皆以兵來會

趙子崧奏太后乞先下詔狀幷繳申大元帥狀

右子崧等總兵赴難恭聞元祐皇后陛下垂簾聽政此誠不世之功矣臣與三軍將士莫不感泣竊見陛下未垂簾以前京師嘗有書肆赦諸路繼雖收回仍禁止在城藏本然印賣傳播於外者不啻數千百本若聞二聖遷北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赤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疏虞所繫非一臣等伏望聖

慈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陛下臨朝節次遣使奉玉
寶迎立康王以俟復辟所有大赦候嗣君即位日頒
降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以副陛下保國之隆臣
等不勝幸願
又繳申大元帥府狀曰右子崧等累具勸進乞早正
大號肆赦天下以安人心未奉俞音日夕震懼深慮
姦宄竊發蠭起蟻聚卒難埽除不免具奏元祐皇后
乞先下詔命不惟使四方知大王受命中興自然安
帖亦所以警張邦昌堅其誠心不致疑變子崧等愚
見惟大王函整六蜚入朝九廟則一切平定斷無後
患不勝祈懇哀切之至所有奏狀錄白在前謹具申
大元帥行府候王旨
李邴申大元帥府勸進狀
邴等伏覩四月初九日大元帥府檄聞恭惟國家積
累之久德澤深厚漸漬人心一旦事出非常遂至外
侮興師再犯宮闕神都傾陷鑾輿播遷人民塗炭土
地分裂檄書既到官吏軍民無不悼心隕涕痛貫肌
骨思欲張空拳冒白刃以赴國家之急此非獨臣子
常分亦有以見宗廟神靈社稷永遠斯民懷舊未忘
愛戴之誠上天悔禍將啟中興之運非苟然也邴等

蒙被國恩或嘗列禁闈或並蒙器使捐軀殞首圖報萬分正在今日伏惟大王以親王之重統元帥之權君父刦質臣民無主天下顒顒靡弗繫心當此之際義當如何今京師僭號之臣既由彊抑必不敢久據神器輸款歸誠當在朝夕斯民仰徯大王之來不啻失乳孤兒瞻望所怙周人思召公愛甘棠而況大王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受服。舊校云別本作受賑專征位爲上將民心思望豈有涯哉昔白公之亂葉公將入遇國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得父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乃免胄而進夫葉公以列國之賢人猶懷之如此況大王其何疑焉然勢有不可緩者今四方潰兵往往嘯聚閻僅據黃州周德起金陵李育擾徐兗王鎮剽淮陽其他兵起蝟結千萬爲羣將環視而起惟翹首側耳以需天下之變若命令既通郡邑有統則必斂手歸命以求自新如命令未通郡邑無統姦雄乘之則必盜據要害自爲一方將有鼎峙瓜分之勢他日欲復一之豈不難哉大王隨行將士暴露風霜亦已久矣蒙犯矢石斯亦勤矣各望尺寸之功不

然師老財費久而不召豈復可用哉區區之意謂大王當傳檄天下凡諸路監司帥守應合申稟朝廷文字一切權宜並申大元帥府隨宜裁決行下大王宜稽考前世攝行國事承制封拜然後奮激士氣鼓行而前殄攘妖氛迎還二聖尅復之功指日可待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成敗之機間不容髮邴等不勝惶懼戰灼延頸企望之志惟大王裁之謹具狀申兵馬大元帥府伏乞照會謹狀

再申大元帥府狀右某等近於四月二十二日專差人齎狀申大元帥府以四月十九日檄書審知二聖鑾輿未回大王宜稽考前世攝行國事迎還二聖以圖尅復今再陳其愚伏覬少加察焉方今天下大變君父刦質儲闈近屬舉族皆行惟大王一人提兵在外宗廟社稷血食所繫四海郡國號令所稟億兆士庶存亡所賴惟在大王此爲何等時而欲遲疑回卻以辜天下之望負二聖之託哉大王若不早定竊慮有昧於逆順之臣懷向背自全之計加之以師旅因之以盜賊使僞命稍通非惟宗廟社稷危若綴旒大王安所容其軀哉大王必尚疑居攝之事則某前所謂稽考前世蓋有所本矣昔成王卽政未堪多難周

謹致書大觀文相公張公閤下子崧聞人臣委質事人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也議者籍籍謂閤下使虜（改作敵）踰年日與異類（改作金人）處坐視謀吾之國不能效寸長京城一破陰遣人奉召兼程已至賊（改作敵）營復坐視謀吾之君而不能以死爭其刦請傾危之計閤下或與聞之不然何虜（改作金）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與閤下蓋必有定論矣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天下將以此責閤下子崧亦疑是說自聞入居禁中躬受虜冊（改作冊命）即集大軍設壇歃血專意討逆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心踴躍奮迅欲得

閤下而甘心焉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責以再造況子崧猥在屬籍義兼臣子今祖宗之後係累以去者殆盡如子崧輩偶存若不輔大元帥以圖興復天地祖宗實臨之翁中丞忠義誠懇言發涕流必欲共奬王室今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也忽九日李健陳戩持書至翁中丞有反正之意羣情猶疑惑引馮瀛王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閤下爲斯舉也前所述者諒非閤下本心出於迫脅無疑閤下少年登科致位宰相必知義命之大戒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而況其

下者乎閤下前日迫於虜（改作敵）威欲保宗廟全都城不得已而從之今虜（改作敵）既遠去卽有所避而歸之正以成前功豈不本末明白哉。（舊校云歸本云豈不一舉大明閤下心跡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以示於軍中哀鳴以請於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閤下前日權以濟事而實不忘吾宋也予崧等亦當按兵城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能專也閤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子身將五十必不肯爲覆族之計或謂閤下親屬便當殄滅況城中萬姓皆死則張氏何卹哉尤而效之大元帥必不忍爲本道已申行府委所在優加覆護亦知夫轉禍爲福幾不容喘閤下其深思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書不能文幸察薄暑惟加愼眠食毋爲空言以受實禍不宣

又與王時雍等書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學士朝請郎知淮甯府事大元帥參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奉書樞密王公門下呂公中書徐公左丞馮公右丞李公樞密吳公樞密莫公初夏薄暑伏惟台候萬福金戎（改作人）犯闕（刪此二字）侵侮暴虐（刪此二字

振古未聞痛激肝心不能自存子崧蒙國厚恩親覩斯變誓當以死赴難甯守孤壘四隣皆陷千里一空衝突攻圍乍合乍散者常數萬騎無日不至獨以赤心堅壁五月虜（改作敵）亦計窮而去白三月十日詳聞大變即連趣翁公大漕與諸路大軍到此節次遣發入援設壇盟衆有死無二三軍之士悲憤感泣勇不可遏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仍參幕府再造之功責在僕等子崧義兼臣子職當總帥誠難昧已故以由衷奉曉諸公或世家舊族或文儒致身或久廢而起或不次而用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強顏忍恥坐視傾覆方且自謂佐命此與唐六臣何異而尚未知轉禍爲福可乎自古舉事但問逆順不計彊弱方金賊（改作人）登城諸公喪膽亡魂手持聖天子付之不能還又手持符璽再拜與人而不能死今乃偃然據宮闕出號令文致姦言鼓惑衆聽亦何所恃哉以逆節抗大順以羣書生當王師可深憫也區區猶藉能存都城生齒爲說不知坐致二聖陷虜（改作北遷）將誰罪邪諸公平日所學所言自謂過人今日行事又何其戾也相與亡人之國稽首僞朝居之不疑魚游沸鼎燕巢危幕公不自思耳前日畏死而

爲之不知今日果有生路否乎子崧節制大軍又檄陝西南京諸道之帥四集城下志在清宮以獎王室諸公其自爲計毋忽聞張公頗有反正之意殆天誘其衷若能幡然改圖釋位自貶奉大元帥以繫人心迎還二聖以雪大恥則脅迫之罪尚可全貸而諸公之功與迷而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勳惟識事稔知禍福者能之今有望於諸公也儻欲爲源休亦請自擇言念平昔敢布腹心希示的報軍務方繁不及遍作書幸察不宣

二十二日辛巳大元帥至單州

大元帥至單州知軍州事王暎來迎何志同趙子崧皆以兵來會

趙子崧奏太后乞先下詔狀幷繳申大元帥狀

右子崧等總兵赴難恭聞元祐皇后陛下垂簾聽政此誠不世之功矣臣與三軍將士莫不感泣竊見陛下未垂簾以前京師嘗有書肆赦諸路繼雖收回仍禁止在城藏本然印賣傳播於外者不啻數千百本若聞二聖遷北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赤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疏虞所繫非一臣等伏望聖

慈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陛下臨朝節次遣使奉玉
寶迎立康王以俟復辟所有大赦候嗣君即位日頒
降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以副陛下保國之隆臣
等不勝幸願
又繳申大元帥府狀曰右子崧等累具勸進乞早正
大號肆赦天下以安人心未奉俞音日夕震懼深慮
姦宄竊發蠭起蟻聚卒難埽除不免具奏元祐皇后
乞先下詔命不惟使四方知大王受命中興自然安
帖亦所以警張邦昌堅其誠心不致疑變子崧等愚
見惟大王函整六蜚入朝九廟則一切平定斷無後
患不勝祈懇哀切之至所有奏狀錄白在前謹具申
大元帥行府候王旨
李邴申大元帥府勸進狀
邴等伏覩四月初九日大元帥府檄聞恭惟國家積
累之久德澤深厚漸漬人心一旦事出非常遂至外
侮興師再犯宮闕神都傾陷鑾輿播遷人民塗炭土
地分裂檄書既到官吏軍民無不悼心隕涕痛貫肌
骨思欲張空拳冒白刃以赴國家之急此非獨臣子
常分亦有以見宗廟神靈社稷永遠斯民懷舊未忘
愛戴之誠上天悔禍將啟中興之運非苟然也邴等

蒙被國恩或嘗列禁闈或並蒙器使捐軀殞首圖報萬分正在今日伏惟大王以親王之重統元帥之權君父刦質臣民無主天下顒顒靡弗繫心當此之際義當如何今京師僭號之臣既由彊抑必不敢久據神器輸款歸誠當在朝夕斯民仰徯大王之來不啻失乳孤兒瞻望所怙周人思召公愛甘棠而況大王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受服。舊校云別本作受賊專征位爲上將民心思望豈有涯哉昔白公之亂葉公將入遇國人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得父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乃免冑而進夫葉公以列國之賢人猶懷之如此況大王其何疑焉然勢有不可緩者今四方潰兵往往嘯聚閭僅據黃州周德起金陵李育擾徐兗王鎮剽淮陽其他兵起蝟結千萬爲羣將環視而起惟翹首側耳以需天下之變若命令既通郡邑有統則必斂手歸命以求自新如命令未通郡邑無統姦雄乘之則必盜據要害自爲一方將有鼎峙瓜分之勢他日欲復一之豈不難哉大王隨行將士暴露風霜亦已久矣蒙犯矢石斯亦勤矣各望尺寸之功不

然師老財費久而不召豈復可用哉區區之意謂大王當傳檄天下凡諸路監司帥守應合申稟朝廷文字一切權宜並申大元帥府隨宜裁決行下大王宜稽考前世攝行國事承制封拜然後奮激士氣鼓行而前殄攘妖氛迎還二聖尅復之功指日可待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成敗之機間不容髮邴等不勝惶懼戰灼延頸企望之志惟大王裁之謹具狀申兵馬大元帥府伏乞照會謹狀

再申大元帥府狀右某等近於四月二十二日專差人齎狀申大元帥府以四月十九日檄書審知二聖

鑾輿未回大王宜稽考前世攝行國事迎還二聖以圖尅復今再陳其愚伏覬少加察焉方今天下大變君父刦質儲闈近屬舉族皆行惟大王一人提兵在外宗廟社稷血食所繫四海郡國號令所稟億兆士庶存亡所賴惟在大王此爲何等時而欲遲疑回卻以辜天下之望負二聖之託哉大王若不早定竊慮有昧於逆順之臣懷向背自全之計加之以師旅因之以盜賊使僞命稍通非惟宗廟社稷危若綴旒大王安所容其軀哉大王必尚疑居攝之事則某前所謂稽考前世蓋有所本矣昔成王卽政未堪多難周

公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戴禮明堂位所載與九
罭之詩是已成王有成人之德則復子明辟此六經
之明訓也夫周公承文武之後獨以成王幼沖尚且
爲之今二聖未回天下嗷嗷靡所繫命大王以親則
母弟以位則眞王以任則元帥今日之事責在大王
恐大王不得而辭也名分既辨號令既行則懷忠抱
義者知效命之所拱手觀變者銷從逆之萌盜賊盤
據必洗心革面不復有雄跨割據之意師徒奔湊必
爭先賈勇以赴功名之會天下之勢定矣如天步既
正鑾輿遂回歸尊復辟退就藩服忠孝之道豈不兩

全如金人不知悔禍遲留車駕遂欲蕩覆我社稷泯
絕我宗祧則天祐有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王而
誰某等誠以世受國恩莫知論報參之往古驗之當
今仰揆天意俯察人事至正至順無以踰此惟大王
勇斷而決行之天下幸甚屬道塗榛梗未能趨赴行
府不勝企踵待命惶懼之至謹狀
二十三日壬午大元帥至虞城縣
大元帥早發單州申刻次虞城縣是日西道總管王
襄副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
車駕進發有旨令開封尹率父老僧道官員軍人詣行

在表勸進

張邦昌劄子恭聞車駕自濟州徑往南京臣等躬率百官赴行在欲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俯候輿輦儀仗等又母后節次遣人迎請

二十四日癸未大元帥至南京

大元帥早發虞城申刻至南京府治金人圍京城也屢分兵犯（改作攻）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後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府范訥兵王淵韓世忠皆在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五軍楊惟忠等警嚴以虞非常

二十五日甲申邦昌時雍等率百官吏是日出門

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龍圖閣直學士

知揚州許份等狀請大元帥即位於揚州

知揚州許份等狀勸請王即位於揚州曰份等竊聞金人渡河二聖遷幸凡在臣子孰不痛心京師士庶欲迎請大元帥大王還處闕下此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但中都新破上下空竭人心危懼虜（改作敵）情不測道路艱棘糧餉難繼萬一不虞則內外隔絕復有前日之患份等與眾熟議皆以爲揚州之地控帶江淮城壁新修錢糧粗足若聚兵西北奉迎鑾輿則舳

艫輸輓督促而上足以饋師而又南至金陵東抵錢塘一有緩急可以據依其爲順便莫過於此伏望大元帥大王深思長慮決定至計卽日御衆治兵廣陵份等謹當戮力協心以佐大事若或已暫還闕撫定京師亦當以少俟按堵亟復東下份等不勝激切延望之至

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請百司庶務分半以去

大元帥康王謁太祖廟

王詣鴻慶宮謁太祖廟大哭羣臣皆哭

二十六日乙酉太宰張邦昌赴南京

邦昌等自京師來詣元帥行府邦昌以親從官數人自隨王命引邦昌入邦昌慟哭叩首請死王命贊者掖前見如賓禮邦昌具言圍城事始末繼之以泣王亦泣

二十七日丙戌發綱運赴南京

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汴河之舟如鱗次而行

內侍邵成章王袞奉乘輿服御儀仗來

大元帥命加汪伯彥顯謨閣直學士黃潛善徽猷閣直

學士耿延禧龍圖閣學士董耘徽猷閣學士並提舉南京鴻慶宮兼侍讀高世則承宣使

二十八日丁酉國子祭酒董逌率太學生赴南京捧表勸進

耿南仲等進呈赦書合行事件

司農少卿權戶部侍郎胡思乞罷權可依

胡交修除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中山府提轄使臣沙振殺安撫使陳遘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帥臣陳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諭令開降太上呼遘曰吾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轄沙振曰此中豈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詭詐也遂以箭射之遂鼓衆喧鬧殺遘其子錫在旁倒身護遘乃并殺之於是振自守中山金人逼以歸遘弟適仕光祿卿靖康中遣出使爲金人驅迫往燕山府拘囚累年而死適子鑄。舊校云按宋史遘守中山金人圍之遘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固辭固遣之振怒且懼潛懷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與此所載不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五校勘記

伯彥曰嘗聞太平興國中（脫曰字）往荆襄江浙尋問二聖所在衆情稍安致虛進兵淆澠光世乃統所部（脫尋問至光世十八字）趙子崧出榜曉諭都城士庶（脫出字）當今賊退卻請車駕及從來權宜（一作當日金賊刦請車駕及後來權宜）衆憤難遏（衆誤作忠）委所在優加覆護宥恕（脫宥恕二字）要知轉禍爲福（要誤作亦）諸公不自思耳（脫諸字）惟識事變知禍福者（變誤作稔）儻彼遂久假而不歸諸公各欲希扳附之功願爲王偉源休亦請自擇（脫彼遂至之功十六字願誤作欲又脫王偉二字）已垂簾聽政（脫已字）遣使迎立康王以奉宗社此誠

不世之功矣（脫遣使十字）　京師嘗有手書（脫手字）　惟大王亟整六蜚（亟誤作函）　大元帥府檄文（文誤作聞）　受脤專征（脤誤作服）　以圖克復之功竊慮周旋顧慮事不早定機會一失悔不可追（脫之功至此二十字）　今再陳其愚狀（狀誤作伏）　舉族皆行（皆誤作偕）　臣當躬率百官（當誤作等）　復有北道總管趙野（復誤作後）　亦當以少俟安堵（安誤作按）　遘慟哭曰陛下安得至此（遘誤作遂）　金人逼太上皇以歸（脫太上皇三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六

靖康中秩七十一

諸錄雜記

靖康小錄曰國家自太祖開基太宗繼統平靖天下四方無虞黎民安業百有餘年至熙甯元豐間邪臣用事託儒文姦口道孔孟之言身行商鞅之術始變祖宗良法改亂舊章無有存者禍亂之階實兆於此有識之士奮身力爭而不能奪其說新法遂行而積怨於天下矣及崇甯大觀之初蔡京進用祖述其說以鉗天下之口排斥正人引用邪慝上下相蒙政以

賄成其後王黼輩以庸謬相繼祖宗之業於是大壞端人正士棄逐海表庸愚諂佞充滿朝廷至宣和五年童貫王黼始開邊隙取九州之地結怨金虜（改作人）以啟靖康之禍嗚呼馴致於此豈一朝一夕哉初王黼童貫蔡攸之取燕山也識者知其必敗事及得燕山以蔡靖爲大帥用降虜（改作人）郭藥師副之藥師每僞出獵動逾旬日與金人通謀靖察其意而逆知其叛屢奏朝廷而李邦彥等在位專以蒙蔽爲事奏每不達靖具章疏直達奏聞上覽奏驚召邦彥問之邦彥乃詭爲之說曰此乃靖不肯久居邊任欲入朝耳

上遂信而不疑及童貫領精兵數十萬取雲中而金虜（改作人）以兵犯（改作入）境邊奏繼至朝廷倉皇無策童貫遂棄所領兵遁歸宰相大臣皆相顧無語會上皇亦厭萬幾有禪位之意傳位皇太子改元靖康正月虜（改作金）人犯（改作至）京師倉猝無備議和退師驛召徐處仁至拜爲太宰擢唐恪爲中書人皆賀得人謂可以撥亂獨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憸人其後附會耿南仲而乖謬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爲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吳敏與處仁也姦巧自營廢國隄防者唐恪聶昌也太學生自伏闕朝廷

士大夫惡之上出五嶽觀御史臺官孫覿言於上曰諸生欲邀駕上大疑諸生作亂以兵防之繼而出到國子監前回觀諸生無亂行者其疑遂解初番賊改作金人至朝廷日下求言詔及兵退則諱言多責進諫者言路遂塞而士人知朝廷意亦不復上書時人爲之語曰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如選人李允文上殿陳議慷慨多論列大臣不和且壞國事而耿南仲唐恪欲捃以他事又選人翁挺自奉詔求言論列國事利害及考愼其相則大臣嫉其訐已雖差遣亦不與之豈有大臣而喜怒如此之易見也上日以邊事爲念早晚自御便殿訓兵羣臣無有助之者如福建槍仗手湖南弓弩手到闕上皆親按之李綱有表乞种師道從河北牽制賊改作敵勢上遣之屢矣既行而復止者亦屢矣九月閒綱遣裴廩來奏事廩徒以寬言取爵祿不言邊事之急是時太原重困廩未及行而太原報到爲賊改作敵陷矣朝廷自番改作金兵退議者謂今天子新卽位必大振紀綱信賞必罰以革前日之弊而吳敏王時雍徐處仁耿南仲在朝上下相蒙所行事皆不合公議自是有識之士皆知必致禍番改作金兵渡河守河兵數十萬皆棄甲而走是時

羣臣多勸上出幸上不從堅意以死守社稷識者謂城雖可守而今無可守之人賊（改作敵）初到城下以爲有備京城難破遂依前索講和數日粘罕（改作尼堪）令人巡城約其步數有數百萬粘罕曰必易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自遣八壯士冒矢（下添石字）先登城上人果亂金賊（改作人）既得城遂於城上聚兵掘去裏城踏道卻於城外置踏道復立木植反內向城陷守城兵士走入護駕及衛兵遞相刦掠禁中金帛上倉惶奔走別殿忽遇越王遂解龍章授王曰叔叔自做取我元道來我了不得亦不願做官家越王稱死罪妄

有此理上皇既至軍中亦抗言與賊（改作敵）辨論數其背約起兵賊（改作敵）遂無語及立異姓金人遂欲立司馬朴初朴至金賊（改作人）問其姓名朴云姓司馬氏賊（改作敵）云得非司馬相公之後乎朴曰乃朴之祖賊（改作敵）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欲立朴曰吾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朴不才誤蒙朝廷任使安可作此以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遂立張邦昌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中書舍人安扶以金銀不足殺於南門外又縛御史胡唐老胡舜陟等決脊百餘唐老遂死痛哉士大夫不以忠義死而甯以屈

辱死是宗廟社稷之不幸而天地穢濁之氣預生妖人賊子老姦腐儒誤國於此間有忠節之士吐一直氣發一直言盡不得容跡於朝都人有識者無不同嗟也初上即位內外盡稱爲少帝識者以爲不祥果然上在軍中將行乃批手札與朝廷百官云某國家爲公等誤一至於此使某父子不相見今已無可奈何公等無懷舊恩勉事新主聞者悲痛又批與開封府某庫錢可支出買金銀五百兩某父子盤纏聞者垂涕初番（改作金）人未至城下大臣以俚語誣云閏年河不凍時有李綱幕客紿何㮚曰閏月如六月天氣河不凍金人未必能渡朝廷措置事信邪妄詭怪之術大抵皆此類也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金虜（改作人）既破契丹至燕地駐軍約本朝自取幽州於是童貫蔡攸爲宣撫副使劉延慶爲大將軍至盧溝距燕城一舍虜（改作契丹）相李偃約降延慶遣銳兵同郭藥師先入蕭后并四軍大王者尚守燕城藥師等既入城縱兵四掠無復紀律一夕四軍以殘虜（改作卒）擊王師奔亂而還盧溝大軍聞之亦潰金人遂攻燕城四面登堞塡壕撅城爲纏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須索掠取人物俱盡乃還靖康

初虜衆（改作金人）再犯（改作至）闕既登城亦用此術朝廷不悟傳諭四方云金人登城按甲不動以爲恩德嗚呼余尚忍言之哉此事傳記兵書皆不載也

丁特起孤臣泣血錄拾遺曰靖康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而羣姦協謀力排李綱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以中綱殊不知所以中朝廷也五月种師中敗解潛敗九月二日太原陷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如何外內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執政曰方遣議和此非所急十一月二十五日賊（改作金）兵至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天下兵京師後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誰與歸王雲外來只要三鎮稅租限半月後到燕山仍要遣使三員分往三鎮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解行（改作圍）仍不得爽約王雲星馳二十六日入奏上悅顧問大臣皆不許之雲與吳敏素不平吳因以事責令知唐州雲猶抗論再三吳百端沮之竟不遣至九月再遣雲使太原已陷矣去年十月立冬術者王浚明謂國家大忌丙午年冬十月一日於此借春致祭打牛一如

立春朝廷從之聞者以爲笑天時豈可借也城陷竟以冬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閏十一月天時一也番漢雖不同五歲再閏差殊如此豈歷數有工拙疏密耶自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金人陷京師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是夜大火燒開寶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雪極寒氣候與陷城日正相若二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尚書等四人及捶臺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啟行自金人犯闕（刪此二字）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悉有災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耶粘罕（改作尼堪）自謂用兵過孫吳二太子號佛言不殺人大抵金人紀律門士皆用命京城陷統制何慶彥陳克禮死於賊（改作敵）姚友仲死於兵劉延慶光國父子領班直長入祇候及西兵奪萬勝門萬餘眾突出不念社稷安危父子世受國厚恩操履反愧於市人亦忠臣義士不必相門將種也金人逐夜擊鼓報平安聲如雷云每一鼓於近槌撾上仍係以毬或旦或暮其聲不常城破之後遶城種柏不知何意金賊（改作師）去年屯

牟駞岡賊（改作敵）去遂引汴水注岡使城壞（刪此三字）使賊來不復營寨也淹浸十入村使賊（改作敵）至而決水猶有謂賊（改作敵）未至先決水百姓徒受害且使知避水計可謂拙矣城陷六日驛前所殺金使一乃劉監軍之子破城廢主之後發願洗城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滿空中遂止主洗城者監軍與粘罕（改作尼堪）二太子不與上在軍金人征求萬端竭內帑至及乘輿嬪御未嘗動色唯索三館上聽之喟然慨歎上初講和回念太學諸生辛勤效死弗去既命舍人孫覿慰勞及議賞諸生感激流涕再幸軍中使人往來猶加問諸生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大守禦孫傳提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都統制王燮姚友仲統制高持范瓊何彥陳克禮李湜石可寶其他逐急差人下統制統領不下十數員一統制下使臣三五十員效用三五十人使臣日給入百至一千效用三百至五百率皆親戚門生故吏又權貴請求而至者身未嘗到而請給論功倍於戰士出戰第功親隨使臣並居優等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未嘗中傷者爲重傷歿者申逃亡其弊殆不可言至其尤甚則統領統率論功第賞雖子弟親戚在重湖數千里外者皆詭名誣奏

例被賞典京城陷沒方攜告劄遣子孫歸耀鄉閭自以爲得計者比比皆是守禦之吏如此欲冀死守而城不陷可得耶悲夫

吳興沈良靖康遺錄曰宣和中謀取燕山上皇下其議鄭居中獨言燕薊久陷胡虜（刪此二字）一旦得之恐難守況先朝與契丹有誓不宜輕舉宰相王黼以謂千載一時之機不可失童貫蔡攸欲開邊隙徼倖立功請從黼議黼遂以契丹舊賂賂於女眞權賃山前地十年於是下免夫之令諸路州縣隨民稅產科斂以足之郭藥師請降是時山前諸州悉爲金人所掠國家所得空城而已藥師既降貫與之入朝召見禮遇良渥間入內賜宴賞賚不貲未幾請還燕山捍禦卽授節度使藥師在燕山數有須索使者往來項背相望於道上皇悉從其請國家既得燕山其歲賂金人與守禦賞賜不貲議者謂猶獲石田無所用也宣和八年金人乘勢盡破契丹而幷其地諸小國黑水波利等國盡服屬焉悉有五國國相粘罕（改作尼堪）及二太子謀欲南寇（改作下）郭藥師叛降虜（改作金）連兵入寇河北諸郡莫能禦者虜（改作敵）所過不殺戮惟取糧食餉軍檄書妄（刪此字）云體堯舜好生之德興湯武問罪之

師餘多不記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皇禪位上登極大赦天下遣使如虜（改作金）講和賊（改作敵）已破中山遂引而南朝廷聞賊（改作金兵）至遣太尉何灌內侍梁方平將兵五萬屯河上斷絕橋梁守要害賊（改作敵）至而河冰合遂濟河方平懼不敢戰單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散卒退守汜水關賊（改作敵）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賊（改作敵）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府縣來報中外震動議者以金賊（改作北）之禍始於王黼童貫等士論皆然二十七日太學生陳東等七百餘人伏闕上書乞誅黼等以謝天下書聞人人稱快上自即位躬行節儉減膳素食詔求直言出宮女六千餘人各任所之又禁奢靡罷不急之費數日之間人情大悅蔡京自西京過京師上書請入朝覲云有計策上奏詔不許入城馳騎發遣金人再犯（改作至）京城閏月二十五日城陷三十日駕幸虜（改作金）寨二月初六日夜半忽請上相見何㮚李若水孫覿等皆從既見粘罕（改作尼堪）㮚等並立堦下火炬如晝粘罕（改作尼堪）令人宣虜僞（改作金主）詔何㮚李若水皆伏地固請粘罕（改作尼堪）責以無信若水與相反覆詰難粘罕（改作尼堪）辭屈乃令拽去若水大罵至死

而口聲乃絕粘罕改作尼堪與二太子藥師等相顧默然
稟雖爭而不敢罵乃髣髴之孫覿不爭得免初七日遣
人來取太上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後宮出城粘罕改作
尼堪已得皇族出城復令傅薦舉策立見隨番軍南官
傅等不敢薦乃請粘罕改作尼堪自擇所爲當立者百官
以次推立凡月餘日議立不決時邦昌以前年奉使
到金國與粘罕改作尼堪俱來在軍中賊改作敵意欲立之
至三月初十日粘罕改作尼堪出一榜文令在京文武百
僚各薦邦昌仰至尚書省若有不至皆以軍法從事
於是文武官多致仕不往者十二日拜邦昌爲帝居

尚書省上皇出數日有手帖至開封尹徐秉哲云趙
氏注孟子相度分付番賊改作金人策立張邦昌策云無
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於爾
躬餘皆不記初番國改作金人建立張邦昌遣人諭意張
邦昌陽爲涕泣跪伏不受及僭僞位卽遣人迎孟氏
改作后入宮其策云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
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議者以邦昌果
有朱泚之意粘罕改作尼堪住罷根括金銀欲爲邦昌結
民故也孫傅既遣皇族遂爲粘罕改作尼堪召至青城令
見舊主上見謂曰煞頗重相公斷送我一門家眷傅

無對而退初賊（改作敵）圍城放兵四掠東及沂西至濮兗南至陳蔡潁皆被其害陳蔡二州雖不被害屬縣焚燒略盡淮泗之間蕩然矣京城之外墳壠悉遭掘出尸取其棺爲馬槽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京城以故數大疫死者過半自城破後物價大貴米升三百猪肉一斤六貫羊肉一斤八貫牛馬肉至二萬亦無得者街巷有病氣未絕者俄頃已被剔剝雜諸牛馬肉賣之菜蔬已盡唯取輭者啗之至番賊（改作敵兵）去盡乃稍平復蓋嘗評之曰夷狄之爲中國患也（刪此八字）（改作敵國外患）自古何限皆當淩遲之世王室阽危中原五裂乘時猾夏（改作深入）理則有之未聞全盛之時封豕長蛇肆貪淫毒如今日之甚也豈非生靈尼會否運所鍾故使人謀乖剌天怨不回然安有堂堂中國幅員萬里險阻不守關梁不閉而戎羯（改作敵兵）深入覆我神州於俄頃間如踐無人之境乎

初上皇時一夕夢數胡（刪此字）人請借樂器覺而怪之比旦登景龍門有司奏萬歲山有羣狐十數張設樂器盃皿相對而飲於是乃敕捕之羣狐散走京師諸草場皆有狐其最大而成精者在州北草場自國初時已享封爵有廟額謂之狐王廟人呼爲大王亦有

時見之其大如驢毛色純白見者避路而立聲喏以奉之也羣小者則呼爲郎君皆不避人一日上皇在萬歲山見白狐而驚問左右左右以草場狐王告自後亦常見於禁中上皇大怒命出御前鷹犬捕之繇是盡出延福宮西城所鷹鵰獵犬以至彈弓弩子之屬皆往捕之至於發掘其窟穴或薰以毒煙京師不逞無賴子亦羣聚而相諠騰數日乃定凡獲狐數百枚而狐王不獲昔秦有胡亡之讖而始皇不知乃北備胡今有羣狐之妖而上皇不悟乃焚狐廟事頗相類刪昔秦至此二十五字及取燕山燕山傳新番嘌唱其曲有

蓬蓬之句京師翕然並唱其曲傳於天下識者謂蓬蓬亂也天意若曰唱亂之始自燕山也洎上卽位禍難紛然蓋蓬蓬之象也靖康元年七月彗星見其輝數丈自北拂帝座埽文昌占者皆以爲君臣將有不測之災或謂粘罕爲妖星之精或爲虜息二太子當此孫覿自青城還說二酋之狀云粘罕魁偉豺聲蠭目二太子黑而短小其言如僧家念咒然則妖也刪或謂至此五十六字

賜進士出身誥授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六校勘記

時人皆賀得人（脫時字）　叔叔自做取我元道來我了不得（一作叔叔自做我元來道我了不得）　誤國如此（如誤作於）　掘城爲踏道（踏誤作纏）　惟索及三館書畫上聽之喟然慨歎（脫及字書畫二字）